

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室编印



整理古农书文稿汇编

——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选辑——

说 明

本编系选辑本室——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包括本室前身中山大学农学院至华南农学院期间的图书馆特藏室）历年对整理古农书和有关古书以至中国农史方面的文稿。大都是一些意见、计划、序跋、编例和论述性文章。

选辑本编的目的，主要系为了及时保存和积累一些总结性的资料，以备随时进行工作总结所需，藉以不断促进本室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也备向国内外有关单位和研究人员交流经验，提供参考，冀资它山嚙鸣之助，并求批评、指正、督促和帮助。

所选辑的文稿，成非一时，有些写于距今三十多年的解放前（在本编“目次”的本题下，以•形符号别之）；有些写于解放后至十年动乱后期即五十年代前期至七十年代后期（本题下以••形符号别之）；较多一些系写于本室成立以后（1978年至今，本题下以•••符号示别）。其中，包括已完成的、或进行中的、或仍待着手的，种种不一情况，这里，就不一一标明。

文稿编排次序，不以撰期为先后；大致按性质相近的，以类相从。由于每稿各自成篇，不相连属，且非同时写，无一定的严密体系，本编亦不拟斤斤及此，序列失当，标点不一致，在所不免，读者谅之！

1982年4月1日选辑竣事并题

《整理古农书文稿汇编》目次

1、设立“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专藏”旨趣	(1)
2、《入藏古农书目录(甲编)》编制说明	(4)
3、《中国古农书解题》旨趣	(6)
4、《入藏古农书及有关古书的善本目录》著录条例	(16)
5、对石声汉先生关于整理古农书意见的意见——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嘱提	(18)
6、《古逸农书丛辑》编选计划	(21)
7、整理古农书的初步意见——简复农业出版社	(23)
8、整理古农书刍议	(27)
9、《入藏中国古园艺图书资料目录》编例	(33)
10、《中国古农书丛刊·园艺之部总序》(初稿)	(36)
11、《夏小正经传综诂》编写方案(初稿)	(46)
12、校释《(嵇含)南方草本状》代序附说明	(48)
13、校释《(戴凯之)竹谱》代序附说明	(59)
14、《荔枝十谱》辑校计划	(65)
15、校释《(韩彦直)橘录》序及其目次(初稿)	(68)
16、影印宋刻《全芳备祖》(抄配本)序	(73)

1 7、校勘并简释《全芳备祖》计划 • • •	(79)
1 8、影印《一切经音义》三书并编制该三书索引的建 议 • • •	(81)
1 9、影印明刻明印本《农政全书》序 • • •	(84)
2 0、《有关徐光启生平及其学术的文献资料选编》 例 • •	(90)
2 1、华南农学院编纂《徐光启集》和《徐光启年谱》 的报导 • •	(94)
2 2、《新编徐光启集》缘起及其凡例 • •	(99)
2 3、《徐光启年谱》前言 • • •	(108)
2 4《农桑经(残稿本)》附记(并附钞藏者跋) • • •	
	(118)
2 5、重刊《张文虎(张文虎)农书》前言并附说明 • • •	(120)
2 7、《农书》及《蚕桑说》著者简介	(123)
2 6、重刊《(徐有栗)种薯谱》前言 • • •	(125)
2 8、《野生稻研究论文选集——栽培稻史参考资料之 一》编选计划 • • •	(126)
2 9、对中国科学院审议丁颖《中国稻作起源》一文所 提意见的意见 •	(128)
3 0、《甘蔗史证》前言 • •	(132)
3 1、编辑《丁颖农史论文选集》说明 • • •	(134)
3 2、《石声汉农史论文选集》序 • • •	(141)
3 3、《中国农史字证——从字源上对远古农耕史迹试 探》叙例 •	(141)
3 4、对《中国农业文献词汇考释》一稿的意见(农业 出版社编辑部嘱提) • •	(143)

3 5、《中国农植物史证》叙例（原载《九龄农刊》创刊号）•	(147)
3 6、中国古代的动物志植物志 • • •	(152)
3 7、《中国农业生产史》编写要旨及凡例（试拟）• •	(186)
3 8、对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一些设想 • • •	(191)
3 9、《中国农业史大事编年纲要》编例 • • •	(202)
4 0、《农业“八字宪法”史证》引言 • •	(204)
4 1、利用中国目录学为农业科学服务的若干问题（原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 •	(208)
4 2、漫谈古代文献对农业科学的作用（原载《农史研究》第一辑）• • •	(233)

设立“中国古代 农业文献专藏”旨趣

中国是世界大农区之一，也是世界古农国之一。通过数千年无数量运动人民手脑，在农业实践上理论上，有其一般的、特殊的、相当伟大的业绩。这些业绩、除见于前人口耳授受外，大都纪录于历代遗留下来的农业文献中，这是一笔多么丰富的遗产！远溯先秦时代，“农家者流”早就蔚为宗派。史家谓为“出于农稷之官”（见《汉书艺文志》）。相传周弃在商以前，烈山氏柱在夏以前、皆世掌农稷（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官”起源已久；农业文献，当亦由来有自。就至今偶存的和不断出土的甲骨和吉金说，已散见不少零碎纪录。他如“神农之言”见于《孟子》，“神农之教”，见于《管子》；“后稷之言”，“伊尹之法”，见于《吕览》；“神农之占”，“后稷之法”，见于班志；而《书经》的《禹贡》、《无逸》、《诗经》的《七月》、《大田》、《甫田》、《绵》、《生民》；大戴记的《夏小正》；小戴记的《月令》；《尔雅》的《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管子》的《牧民》、《八观》、《水地》、《四时》、《地员》、《国蓄》、《山国轨》；《商君书》的《垦令》、《农战》；《吕览》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散见于周礼六官中的若干“职”等篇章中有关农业的，不一而足。从此以后，专门向这一方面的撰述，更相当盛：据《汉

书·艺文志》著录，凡九家，一百一十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凡五部，一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凡二十部，一百九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凡二十六部，二百三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凡一百另七部，四百二十三卷；《明史·艺文志》著录，凡二十三部，一百九十一卷；清《四库提要》著录，凡十部，一百九十五卷，又存目凡九部，六十八卷；此外未及著录的，或虽著录而不入农家类，但可视作农书的（例如《汉志》中天文历谱类及数术类的《相六畜》等书；《隋志》中杂传类的《诸郡土俗物产记》等书、五行类的《田家历》、《相马经》等书。医方类的《治马牛驼骡经》等书；新旧唐志中地理类的《方物志》等书，杂家类的《玉烛宝典》等书，医术类的《本草》等书；又如《四库提要》中医家类的《水牛经》、《安骥集》等书，谱录类的《茶经》、《酒经》、《糖霜谱》、《牡丹记》、《橘录》、芍药、海棠、梅、菊、兰、竹、菌、荔枝……等谱，凡此都是原来不编入农家类，但可视作农书的）或虽非农书，而农业材料，散见其中的，为数都不少。

但由于向为鄙视农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们所忽视，历时稍久，又由于遭受种种天灾和种种“五厄”“十厄”的人祸，在距今八百年前，就已感到“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见《通志校仇略》）的现象。渐致这些文献或湮晦、或脱误，或错乱，或残缺、或遗逸，早已七零八落，濒于泯灭。现在，劳动人民翻身了，祖国翻身了这些文献也应该而且必须有一个翻身机会。

为了认识祖国的伟大，认识劳动人民的贡献，认识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过程，从而加强爱国主义

义，加强运动观点，加强历史唯物观点，加强对中国农业（包括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系统性、全面性的瞭解都要及时对这些文献，特别加以注意！加以搜集、保护、整理、流通和发扬！尤其是中国的农业专科图书馆，应负起这个责任。这不单是全国人民所期待，而且作为世界一环的中国农业历史文献，也同样为其他各国人民所期待！

约·维斯大林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特色。这些特性（特色），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深信这些文献，肯定有其重大的贡献。

于是，我馆因有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专藏的设立。

华南农学院图书馆

一九五三年九月九日

《入藏古农书目录

(甲篇)》编制说明

一、本目录分甲乙两篇：甲篇所著录，以内容全部或大部分述及农业或有关农业的单行本，并包括丛书中可别出的古农书为范围。他如类书、史志、地志，以及某些古书中有农业的专篇，另裁篇别出，编为乙篇。

2、本篇著录内容，分为如下各类：1、农业总类，2、农政、农业经济，3、荒政，4、农家生活，5、农时、天候、农谚，6、农具，7、水利，8、植物保护，害虫及其防治，9、栽种技术，10、农艺——食用作物，11、农艺——特用作物，12、园艺——蔬菜，13、园艺——果树，14园艺——花卉、庭园，15、林木，16、畜牧、兽医，17、水产，18桑蚕，桑蚕及其他蚕，19、蜂及其他益虫，20、农产加工、饮食，21、附：博物、植物、动物（包括物产）。22、农业史、地（包括人物传记），23、农书目录。

三、本篇主要系著录古代文献，但近人所编著有关古代农业（包括上述各类的历史方面）者，亦录入。

四、书名排列除依类区别分外，每类均依著者时代先后为序；不同版本则按刊行先后著录。

五、著录项目，分为书名、卷数，著者（括弧内记著者时代，有△者指近人）及版本。凡同一书而有多种版本者，均分别注明，（复本不列）；如该书原系收在某丛书内者，

分别注明（附列在版本项后）。

六、本篇（甲篇）所著录的书目，以本馆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前入藏的为限；其属十月后入藏者，概未列入；容在以后再版时补订之。乙篇目录，尚待编出。

七、本目录编制仓卒，谬误之处，请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华南农学院图书馆 1956年十月初编印

《中国古农书解题》旨趣

中土农业，肇端于传说中之《神农》时代。渊源之远，世罕其伦。因而农家之说：著于王官，播于士林者，不一其书，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凡九家，一百一十四篇，顾时代邈远，已荡然无存。倘更上溯战国前撰述，则并一目录而不可得。幸而马晋元魏以后，代有子遗。虽自来士习不屑《多能鄙事》；然“农者……所以供衣食者也。”《书》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一曰三农生九谷。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种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地所宜以为法：（《隋书·经籍志》叙论语）“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义”、“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赵过为牛耕；……任延王景铸作田器；皇甫隆教作耧犁；……茨充……崔实……黄霸……龚遂……召信臣……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并《齐民要术》序语），可见历代农功，向亦未被忽视。故此类专书，终能“不废江河万古流”，就诸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稽之：如隋志所录，凡五部，一十九卷；旧唐志所录，凡二十部，一百九十二卷；新唐志所录，凡二十六部，二百三十五卷；宋志所录，凡一百另七部，四百二十三卷；明志所录，凡二十三部，一百九十一卷，其他所未及录，或录而不入农家类，及为诸家补志所补录者，尚不在此数内。其中：或逸、或存、或散、或整。纵非全部无恙；但亦不致若前此之全部荡然。吾人居今稽古，为继往开来计，

对此先民心力所积，自应谋所以珍之，护之，董理之、发扬之，实责无旁贷。郑樵有云：“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又云：“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并见校仇略）呜呼，可以鉴矣！编者忝曾习此学，典此职，爰忘其谫陋，将所曾目睹者，著其目而撮其凡。仿刘向《别录》之例，循刘肇《经史释题》、陈振孙《书录解题》之名，撰次为《中国古农书解题》一篇，聊志其珍护之情而已。董理发扬之功，则有待于来者！

条其撰次旨趣如次：

一、簿录之书，其名可考者，始自西汉刘向之七略别录。（已逸。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各有辑本）。现存最古者，则推东汉班固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录此类之书，凡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今已一无所存）。踵之者不一其书：就中有最简略者，但记书名而已。（《隋书·经籍志》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之后，不能辨其淹别，但书记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可见当时簿录内容简略者多。后此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仅记书名册数，并撰者卷数亦不尽列，是其例）。有颇详者，备载解题。（唐书经籍志所载元行冲群书四录，凡二百卷，书虽不存，以其量付之，当甚详备。现存较详者，仅乾隆《四库提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等书而已）。此篇旨在求详，亦犹隋志所谓

“推寻事迹”期免“浑漫”云尔。至如古今书录所谓“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母襄古今书录序语，见唐书经籍志序引），通考所谓“虽无其书，味兹题品，亦可粗见端倪”（《文献通考·经籍考》叙论）云云，则愧未能焉。

二、古今簿录，有以时为限者（此类有通录古今著述者：如郑樵《通志·艺文略》）；有限录一时代著述者，如《明史·艺文志》；有以地为限者（此类有以馆阁入藏为限者），如王尧臣《崇文总目》；有以当地著述为限者，如孙贻让《温州经籍志》；有以人为限者（此类有以个人著述为限者，如郑樵《夹漈书目》）；有以个人入藏为限者，如尤袤《遂初堂书目》；有以书为限者，或限于一书所引如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或限于版本，如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或限于内容如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就中以书之内容为限者，亦称“专科簿录”，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及“因类求书，即书究学”（并《文史通义》语）之助。本篇即悬此为宗旨。

三、专科簿录，始自汉初兵家（《汉节·艺文志》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武帝时军政杨仆撰摭遗逸，纪奏兵录）。嗣后如晋宋陈隋诸代之文章志、书品、画录、法书目录、杂仪注目录、五经史记目录等书（并《隋书·经籍志》著录），踵起者难乙乙数。时移世易，今所予遗，则以宋高似孙《史略》（专记史部目录）为较古（成于理宗宝庆元年）。近代学重分工，此类簿录，益为专门学者重视，……所谓“学贵专家，旨存统要”（《校仇通义》语），已渐渐蔚为大观矣。惜专录农家类者，倘属寥寥。据管窥所及，计有毛

讎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洗玉清中国水利旧籍书目，茅乃文中国河渠水利工程书目，万国鼎中国蚕业书籍考，彭曾沂中国古蚕书目拾零，蒋君铨中国茶书索引，傅宏锁中外茶业艺文志等（其他散文索引，尚有多种，不具列）。然类多钞撮历代簿录而成。一则记述互为因袭，易于以讹传讹（明史艺文志所谓“区区撮拾遗闻，……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此每坐其病”）。二则范围过滥或过狭，未能恰当地代表中国农书毛著于物产类外，已另分博物及名物铨释二类；于农业经济外，又另分家庭经济类；于杂论类外，又另分杂类；殊涉庞杂。收书多有无关农业者。其他诸录，则仅局部专著，范围又过狭）。三则滥录亡逸，书之存否不可知。四则阙略撰期、撰书旨趣及撰人生平，于学术源流，未易“考镜”。五则不详书之内容，未便“即类求书”。凡此皆其荦荦未惬人意者。本篇系沿其流，而稍欲弥其缺。

四、簿录书有具解题者，有不具解题者，各有其作用。汉志所谓“（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云云，是即解题所自仿。此种解题，有专论题之一方面者（如《读书敏求记》，则着重版本方面；《天禄琳琅书目》，则着重刊藏方面；《郑堂读书记》，则着重内容方面，《经义考》，则着重考证方面；《张氏书目答问》，则着重读法方面，《四部正考》，则着重书之真伪方面；《隋书·经籍志》，则着重书之存逸方面）、有兼涉题之各方面者。（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兼涉多方面。但各题时有所偏；《四库提要》，则较能各方面平均论述）。本篇系兼从多方面依题作解，于书名下：分“撰人”“撰期”“卷数”“内容”四栏。先标主文曰纲，纲下缀按语曰目。纲提其要，目解其详，并酌以“述评”及“杂考”为殿。

五：昔人解题，如郡斋（晁公武）直斋（陈振孙）郑堂（周中孚）以及乾隆四库等，涉解虽广；惟往往义例欠晰，详略不一，主观较重，而批评考证，又错杂解语中不辨主从，未免稍乖厥体。本篇力避蹈袭，除殿附之“述评”“杂考”，尚聊复尔尔外；余悉各悬定式，宁阙毋滥，宁朴毋华，叙事遣辞，务期郑重；所引成说，悉注所本；求一致（每题各依纲立解，不畸轻畸重），重客观（除述评及杂考外，不参个人成见）；明主从；（以纲为主文，申之以目，更申之以注）。力虽未逮，亦勉马拳，服膺之，不敢忽！

六、“解题”与“提要”，其领域不尽同。簿录学者，每混视之，似宜稍为之别。凡审谛书题，（《释名》释书契云：“书称题，题、谛也。审谛其名号也。亦言第也，因其次第也），次第从各方面立解，“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四库提要》乾隆上谕语）者；或单从一方面如“版本”“内容”“考证”“读法”等项立解，不拘详略者；皆解题也。提要则单就内容一方面，纂括其文，而特别显示其中心要旨也。言内函，(*Intension*)，提要为大；言外延，(*Extension*)，解题为大。以此准之，则陈氏书录，自是解题；而四库总目，则不仅属提要，而亦未足称提要矣。盖四库总目，除叙内容外，兼涉其他，故曰“不仅属提要”也。但对内容仅述章节题目（且常有并章节题目亦不之述者），粗具轮廓，而未详纂中心要旨，故曰“未足称提要”也。本篇稍事求详，但不以提要自限，故沿用解题之名。

七、自来解题之录，虽详略不一；然大都即书为录（《汉书艺文志》所谓“校……每一书已……辄撮其指意”是也。

后此诸家解题，类都限于目击者），与其他簿录不问存亡，互为因袭者不同。本篇踵之，亦悬书非目击者不录为例。郑樵所谓“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见《通志·校仇略》）之讥，期其免焉。虽自维寡识，见书不多；然假以年月‘或可臻天壤间所予遗者，得入此篇，“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校仇通义》语）也。至其书遭厄不存，无法罗致者，拟稽其沿革，记其亡阙，另为中国古逸农书考证，以溯其源。

八、本篇一如其名所云，专录古代著述。其年代以季清以前者为限，止于宣统末年。非敢轩轾古今；盖体例应尔耳。其近代著述，则拟另为中国近代农书提要以挹其流。

九、本篇一如其名所云，专录古代农书。凡书之內容大部涉于农者，与农有密切关系者，悉为著录。稽之向例：

“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而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乾隆《四库提要》农家类叙论语）其芜若此固不可，然如《四库提要》之“逐类汰除，惟存本业”，对于茶、酒、橘、荔、梅、菊、竹等谱，牛、马等经，悉屏之异类者，又嫌割裂过甚。兹则本之近代农业范围，执中从权，酌分为总论之部，农植物之部，农动物之部三者。每“部”再区为若干门，若干目，酌仿英人J. D. Brown氏之Subject

Classification方法，以类缘相比，以年代相次，俾有脉络可寻。

十、昔人校仇，例有别裁。如“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校仇通义语）。又如艺文志、经籍志、断代史之部门，而东国亦有裁之为丛刻者（张寿荣刊本八史经籍志序云：予于沪上得八史经籍志，锓板前无序言，末署文政八年刊。知出自东国好古者所为）。盖为类聚群分，以辨源流，以明义类。计：凡古书中有局部涉于农或与农有密切关系者，悉权其宾主轻重而部次之，固所应尔也。兹仿其例，裁篇别出之。“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校仇通义》语），汰其与农无关涉之部分，兼附注原来篇目，以存真相。

十一、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为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刘知几《史通》序例语）此泛言每书立序之要。推之簿录，亦然盖每类须有序以志其源流，“显其区域”；方能使人瞭然于各该类著述之一斑，而“敷畅厥义”也。故“（刘）歆总群书而秦其七略，（首）有辑略”（《汉书·艺文志》语），颜师古注云：“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为簿录立序之滥觞；汉志隋志踵之。书端立总序，每类后立小序，源源本本，用意颇善。惜后此继述寥寥，惟《四库提要》则以详备见称，有总序冠四部，有小序冠每类，其义未尽，例未赅者，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以案语，纲挈条析，厘然可观。本篇酌仿其意，于每门每目之首，各为叙论，但求“言辞简质”，不敢“矜炫文